

A Study on Translator's Style Based on the MDA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Xue Mo's Novel *Curse of Xixia*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Fan Pen Li Chen

JIANG Kanghui XU Saiying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9,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6,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Kanghui & XU Saiying. (2026). A Study on Translator's Style Based on the MDA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Xue Mo's Novel *Curse of Xixia*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Fan Pen Li Che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105–11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2>

Abstract: Through the corpora built by the author, this study employs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MDA) model to examine the translator styles in Howard Goldblatt's and Fan Pen Li Chen's translations of Xue Mo's novel *Curse of Xixia*, aiming at qualitatively interpreting the causes behind specific translation phenomena.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s in terms of informativeness and abstraction, an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among translators lead to diversity in translation styles, providing important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Keywords: Xue Mo; *Curse of Xixia*; corpora; MDA; translator's styl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JIANG Kanghui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His email address is 2311060133@nbu.edu.com. XU Saiying holds a master of Arts degree in Worl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u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Master's Supervisor, and Research Fellow at the Xue Mo Center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基於 MDA 模型的譯者風格研究

——以雪漠小說《西夏咒》葛浩文和陳李凡平英譯本為例

蔣康輝 徐賽穎

寧波大學

摘要:通過自建語料庫,採用多維度分析(MDA)工具對雪漠小說《西夏咒》的葛浩文譯本和陳李凡平譯本進行量化分析,考察譯者風格,並對譯者風格成因進行定性詮釋。研究發現,兩譯本在信息性、抽象性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由於譯者在文化認知和翻譯理念上的不同導致了譯文風格的多樣性,兩個譯者對文本的不同處理為中國現當代小說未來的國際傳播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啟示。

關鍵詞:雪漠;《西夏咒》;語料庫;多維度分析;譯者風格

一、引言

雪漠是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代表作家,著有《大漠三部曲》、《西夏咒》、《野狐嶺》等長篇小說。作品已被翻譯成 20 多種語言,出版了 70 多種外文版本。其中,美國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麗君(Sylvia Li-chun Lin)夫婦翻譯了十多部,他們的最新雪漠小說譯作《野狐嶺》也於 2024 年新年伊始在美國出版上市(張恩傑,2024)。雪漠作品中蘊含的濃厚文化底蘊和獨特哲學思考引起了世界各國讀者的關注,在 2022 年法蘭克福書展期間,雪漠位列國際媒體關注度排行榜第一名,可謂創造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一個現象級事件。在 2023 年倫敦國際書展上,雪漠是唯一擁有獨立展位的中國作家。葛浩文編譯的雪漠小說『*INTO THE DESERT*』(《沙漠的女兒》)更是獲得了美國 2024 年『獨立出版獎』,足見雪漠在海外的認可度和接受度。由此可見,雪漠的作品已成為我國西部文化對外輸出的重要窗口,是講好中國西部故事的敘述典範,也是中國文學以更積極的姿態漂洋過海,逐漸成為世界文學共同體中越發重要、極具活力的創造性力量的重要體現。

《西夏咒》是雪漠《靈魂三部曲》的首作,其故事內容中蘊含著包括歷史文化思考、生與死的困苦、堅韌與虛無、時間之相對與永恒等深層次哲思,特別是其獨具的宗教情懷,對當今小說美學範式提出了嚴峻挑戰(陳曉明,2011:77)。目前,《西夏咒》共有兩部英文全譯本,首譯本由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和林麗君夫婦於 2021 年翻譯完成(以下稱葛譯本)^①。葛浩文夫婦已合作翻譯了包括《大漠三部曲》在內的多部雪漠作品,其翻譯策略傾向在降低認知負荷的同時,通過符號留白激發目標讀者的文化想像,從而實現『減形增蘊』的傳播效果(施周安健、辛紅娟,2025:48),從而充分照顧目標受眾的閱讀體驗;而復譯本由紐約州立大學教授陳李凡平 2023 年翻譯完成(以下稱陳譯本),該譯本首發於 2024 年倫敦書展,備受矚目,並榮獲 2024 年紐約市大書獎。目前,陳李凡平教授的翻譯作品在國內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相關學術研究存在明顯空白,缺乏對其翻譯策略、文本特色與文化價值的系統性探討。《西夏咒》中存在著大量歷史敘述、宗教色彩、地緣特色等文化負載元素,無疑會成為譯者在語言轉換過程中的巨大挑戰。故而,本文選擇《西夏咒》兩部英譯本自建語料庫,通過多維分析方法對比考察兩譯本的語域擬合度和差異性,以此揭示兩個譯者的翻譯風格,並分析

造成風格差異的原因。

二、理論基礎

Laviosa(2004:6)認為語料庫翻譯研究(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CTS)有三個發展階段,1993年至1995年為開創階段;1996年至1999年為學科地位確立階段;2000年以後為蓬勃發展階段。究其根源,自1993年Mona Baker發表『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一文以來,語料庫翻譯研究範式的理論基礎得到了初步構建,並發展出了眾多的分支研究領域。其後,Baker於1996年至1999年間撰寫了三篇相關文章,加深了語料庫翻譯研究與目標導向的研究方法之間的理論聯系,為這一研究範式提供了方法論指導(Laviosa,2004:12)。2000年,Baker發表『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一文,比較了兩位文學翻譯者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和彼得·布什(Peter Bush)的翻譯,並利用語料庫技術生成的統計證據,如TTR和平均句長,展示了譯者在翻譯創造過程中對文本留下的痕跡,把語料庫量化分析的動能注入進譯者風格研究之中,並將譯者風格比喻作譯者的『指紋』,視其為『譯者區別於他人的習慣性的翻譯行為和語言習慣』(Baker,2000:245)。自此,國內外學者對譯者風格的研究不斷深入,研究內涵得到不斷深化。李德俊(2019:38)回顧了語料庫描述性翻譯研究的發展歷程,肯定了基於語料庫的『譯者指紋』和『第三符號』研究具有潛在價值,同時也指出譯者風格研究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價值,『是對譯者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地位的肯定,也是對譯者主體性地位的背書』。然而,當前語料庫譯者風格研究仍存在『研究範圍狹窄,跨學科性不足』『定量研究處於初級階段,有待深化』的缺陷(宋慶偉等,2013:28)。許家金(2018)也認為當前語料庫翻譯研究過於注重淺層的語言特征描寫,缺少對意義的考察,主張採用多因素、多維分析的統計方法。因此,在大數據時代,相關研究應借鑒計量語言學的語言觀,從局部風格考察轉向整體風格研究,拓展譯者風格研究疆域,摒棄譯者研究的片面性與一孔之見,力求通過多維研究視角和方式,從主題重構、人物刻畫、敘事建構等諸多維度探索功能性譯者風格。(韓紅建等,2019:92;張丹丹、劉澤權,2019:25;李德鳳等,2024:72)。綜合學者意見來看,以語料庫為基礎,通過多維分析,將是今後譯者風格研究的重點方向。

多維度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MDA)由Douglas Biber(1988,1989)首創,最初用於研究英語口語與書面語的語域變異,現已成為語料庫語言學界進行話語分析的代表性方法之一(江進林、許家金,2015:226)。在國外研究中,Tompson(2017)等學者通過MDA模型,特別關注1990—2010年間發表在*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期刊上的文本,識別在環境研究領域的11000篇期刊文章中的變異維度,以數據驅動的方法為理解和解釋跨學科研究話語提供了新的視角;Cvrček(2023)等捷克學者使用的多維分析方法,從100多個語言特征中提取出捷克語文本中8個主要的變異維度,隨後將捷克語誘發文本映射到預先建立的通用多維模型上,評估了其中的語言變異現象。多維分析模式最初由武姜生(2001)引介進國內,後續國內有學者陸續運用多維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如:通過多維分析法考察《老人與海》中的口語化特征,引入標準類/形符比和相對重復率等多個變量,對小說的風格特征進行研究(劉澤權、王夢瑤,2017);運用多維分析法考察不同譯者翻譯同一部作品時譯文的語域變異現象,揭示影響文本語域差異的語言因素等(趙朝永,2020a)。值得注意的是,多維度分析法所研究的語域特征是文本的一項重要屬性,譯本的語域變異是譯者風格描寫的有效參照(趙朝永,2020b:67)。基於此,本文以《西夏咒》英譯本語料庫為研究對象,結合語料庫文體學的語言觀,運用多維分析工具,採用『先量化凸顯,再質性詮釋』的方法(王峰、劉雪芹,2017:106),對葛浩文和陳李凡平的翻譯風格進行深度描寫。

三、研究過程

為獲取適用於分析的語料文本,筆者對《西夏咒》葛譯本和陳譯本各自進行了文本提取、雜質清洗、章節切分等處理,最終得到《西夏咒》的葛浩文、陳李凡平英文譯本語料庫。語料庫詳情可見表 1。

| | 葛浩文譯本 | 陳李凡平譯本 |
|-------|--------|--------|
| 形符數 | 233219 | 262893 |
| 類符數 | 13160 | 14378 |
| 章節文件數 | 39 | 39 |

表 1 《西夏咒》英譯本語料庫的構成

該語料特征有二:其一,兩組語料庫的規模較大。兩組譯本的總計形符數達到近 50 萬,庫容量較大,可有效反映葛譯本和陳譯本的文體特征。其二,兩組語料庫的可比性較強。兩組文本均基於雪漠小說《西夏咒》翻譯而成,譯者間存在主體性和文化認知上的差異,故而可比性較強。

多維度分析工具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agger 1.3.3(以下簡稱 MAT)基於 Biber(1988)的多維度分析理論框架,用於文本信息的自動編碼、提取和計算,經證實其能夠較好地還原源理論的分析路徑(Nini, 2015)。為此,筆者採用 MAT 分析工具對兩個語料庫進行深入的數據挖掘。首先,筆者將兩組語料庫分別導入並自動進行詞性賦碼後, MAT 會對 67 個語言因子進行頻率統計和因子分析,並將符合要求的語言因子分數用於進一步計算 6 個維度值:『交互性/信息性維度』『敘述性/非敘述性維度』『明晰性/場景依賴性維度』『顯性勸誘/非勸誘維度』『抽象/具體信息維度』『即席信息精準性維度』(Biber, 1988)。其後,筆者將上述的語言特征維度分數置入統計分析軟件 SPSS27.0 中進行差異分析,計算得出兩組語料庫在各個獨立維度上的差異顯著性。基於識別出的顯著維度差異,進一步對這些維度的各個具體語言特征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進而計算得出影響這些維度的具體語言特征因子。最後,針對值得關注的語言特征,利用 AntConc(4.2.3)對譯本進行檢索,回歸文本搜尋具體示例。

四、數據分析

(一) 葛譯本語料庫與陳譯本語料庫的文體數據

MAT 軟件將輸入語料標註處理後,自動統計計算得出各個維度的分數(見下圖 1),並據此識別出最接近的語域類型。從各個獨立維度上看,陳譯本的信息性要遠勝過葛譯本,具體表現為維度 1 的分值均呈現負值,且均差高達 2.46;葛譯本和陳譯本均符合小說故事敘述文本的特征,但相較之下葛譯本的敘述特征更明顯,具體數據表現為維度 2 均呈現正值,葛譯本的分值更高;兩譯本在維度 3 和維度 5 的分值分別呈現出正負值,即表征出完全相反的文本特征,可見在情景依賴程度以及信息具體/抽象程度上的差異較為明顯,因此尤其值得關注;維度 6 上兩者均呈現負值,由於《西夏咒》小說原文本中人物對話眾多,且運用了獨特的時空錯亂的敘事手法,因此符合這一維度信息組織精密度較低的特征。從整體語域上來看,葛譯本呈現出虛構敘述(Imaginative Narrative)的特征,其下屬文本類型有愛情小說、冒險小說、普通小說等;而陳譯本則呈現出一般敘述(General Narrative Exposition)的特征,下屬文本類型主要有新聞報道、評論、社論等。由此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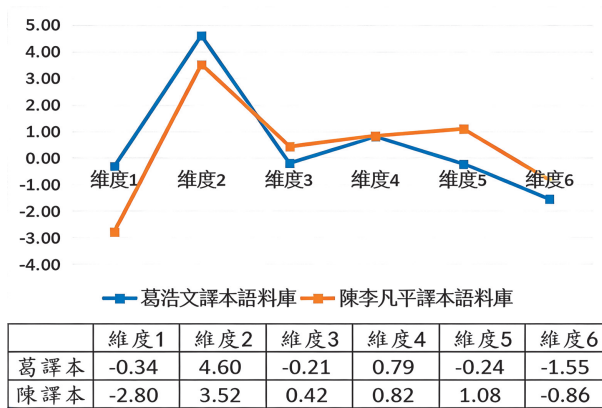


圖 1 六維度數據對比表和折線圖

兩組譯本之間存在明顯的語域變異現象。

由上述圖 1 的折線圖和分值表可知各維度的總體趨向,為進一步得出兩譯本在各個維度層面存在差異的程度,筆者利用 SPSS 軟件對維度分數進行了獨立樣本 t 檢驗,由下表 2 中的檢驗結果可知:在維度 1『交互性/信息性維度』、維度 2『敘述性/非敘述性維度』、維度 3『明晰性/場景依賴性維度』、維度 5『抽象/具體信息維度』和維度 6『即席信息精準性維度』上,兩組譯本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p < 0.05$),其中維度 5 和維度 6 的差異極其顯著($p < 0.001$),而在維度 4『顯性勸誘/非勸誘維度』上兩者區別不大。本文選擇了參與計算變量最多且解釋力最強的維度 1 以及兩譯本特征相反且維度分數差異顯著的維度 5 進行詳細闡述。

| | t 值 | p | 平均值差值 |
|------|--------|-------|--------|
| 維度 1 | 2.109 | 0.038 | 2.465 |
| 維度 2 | 2.954 | 0.004 | 1.085 |
| 維度 3 | -2.387 | 0.019 | -0.629 |
| 維度 4 | -0.097 | 0.923 | -0.035 |
| 維度 5 | -6.462 | 0.000 | -1.316 |
| 維度 6 | -5.72 | 0.000 | -0.694 |

表 2 維度分數的獨立樣本 t 檢驗結果

(二) 對選定維度的回歸分析

有學者指出,『線性回歸在多譯本對比中能發揮重要作用,可以有效發現和解釋譯者風格差異』(趙朝永,2020a:70)。由此,筆者利用 SPSS 分別對維度 1、5 的語言因子分值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以期獲得造成影響的具體語言特征因子。如下表 3 所示,各個回歸分析模型均對各自維度分數具有良好的預測作用(R^2 均大於 0.9),故而分析結果可信度較高。

| 模型 | R | R 方 | 調整後 R 方 | 標準估算的錯誤 |
|---------|-------|-------|---------|---------|
| 葛譯本維度 1 | 0.972 | 0.945 | 0.937 | 1.34134 |
| 陳譯本維度 1 | 0.976 | 0.952 | 0.945 | 1.20131 |
| 葛譯本維度 5 | 0.972 | 0.945 | 0.941 | 0.21084 |
| 陳譯本維度 5 | 0.973 | 0.946 | 0.942 | 0.22917 |

表 3 回歸分析模型摘要

1. 維度 1: 信息性與交互性

維度 1 用於判斷文本的主要交際意圖偏向交互性還是信息性。交互性意指話語附帶有互動、情感、復雜目的,特征是嚴格的產出及時性與語境限制下的解讀;信息性意指話語接受了高度編輯,組織嚴密,附帶強烈的信息傳遞意圖(Biber, 1988:115)。

在 Biber 的多維度模型中,共有多達 34 個語言特征因子加入維度分數的計算,能夠提供的信息量較大,具有深度挖掘的意義。下表 4 可知,在逐步回歸的過程中,葛譯本預測強度最佳的 5 個變量為:XXO(分析性否定)、VPRT(現在時動詞)、PRIV(私動詞)、NN(除名物化及動名詞以外的名詞)、JJ(定語形容詞),標準化方程式可表示為『葛譯本維度 1 分數=6.149+2.255 * XXO+5.107 * VPRT+2.488 * PRIV-2.764 * NN-1.836 * JJ』。其中回歸系數負值代表名詞(除名物化及動名詞以外的名詞)以及定語形容詞的使用頻率越高,越能體現文本的信息性;系數正值則代表分析性否定等使用頻率越高,越能體現文本的互動性。同理可得,陳譯本預測強度最佳的 5 個變量為:XXO(分析性否定)、NN(除名物化及動名詞以外的名詞)、JJ(定語形容詞)、BEMA(Be 動詞作主要動詞)、DEMP(指示代詞)。通過解讀回歸系數可知:系數呈現負值的名詞(除名物化及動名詞以外的名詞)以及定語形容詞的大量使用,使得陳譯本相較而言表現出更多的信息性,語言更加客觀,信息密度更大;呈現正值的分析性否定、指示代詞以及『Be 動詞作主要動詞』出現頻率越高,越能體現陳譯本文本交互性較強的特征。

| 模型 | | 未標準化系數 | 標準化系數 | t | p |
|--------|------|--------|-------|--------|-------|
| | | B | Beta | | |
| 葛浩文譯本 | (常量) | 6.149 | 1.536 | 4.002 | 0.000 |
| | XXO | 2.255 | 0.596 | 3.782 | 0.001 |
| | VPRT | 5.107 | 0.724 | 7.052 | 0.000 |
| | PRIV | 2.488 | 0.825 | 3.017 | 0.005 |
| | NN | -2.764 | 0.739 | -3.739 | 0.001 |
| | JJ | -1.836 | 0.788 | -2.329 | 0.026 |
| 陳李凡平譯本 | (常量) | 1.219 | 1.084 | 1.125 | 0.268 |
| | XXO | 3.520 | 0.801 | 4.392 | 0.000 |
| | NN | -3.622 | 0.520 | -6.963 | 0.000 |
| | JJ | -2.542 | 0.592 | -4.293 | 0.000 |
| | BEMA | 2.282 | 0.865 | 2.638 | 0.012 |
| | DEMP | 2.056 | 0.794 | 2.588 | 0.014 |
| 因變量:D1 | | | | | |

表 4 維度 1 回歸分析系數表

基於以上數據,通過檢索 MAT 已標註後的兩組譯本,主要可以觀測到以下現象:1)名詞(除名物化及動名詞以外的名詞)標籤在葛譯本中出現 47751 次,而在陳譯本中出現多達 60431 次,兩者數量差距較大,可以發現陳李凡平對名詞的明顯偏好性,使得譯本呈現較強的信息性。2)定語形容詞標籤在葛譯本中出現頻次為 11521 次,而在陳譯本中出現了 12407 次,仍有一定落差,從中可體現陳李凡平對具體修飾的偏好性,使得文本呈現出更大的信息量。

2. 維度 5: 抽象/具體信息



維度 5 可用於對比判斷文本偏好的是傳遞抽象/專業術語信息,抑或是非抽象信息(Biber, 1988: 115)。葛譯本在此維度呈現負值,語言措辭較為具體;陳譯本則呈現正值,呈現出較為抽象的語言風格。

由下表 5 可知,在預測維度 5 分數的因子中,兩譯本所得到的前三個變量完全相同,即 OSUB(其它狀語從句)、WZPAST(過去分詞後置從句)、PASS(無主被動)。通常來講,被動結構使用頻繁的話語會在風格上更加正式、內容上更加專業,表征出抽象的特征,而連詞、狀語從句同被動語態的高共現頻率恰好也凸顯了這類話語文本句子之間內在的邏輯關係(Biber, 1988: 112)。由於上述三個語言因子的系數均為正值,因此可認為這些語言特征出現頻次越高,譯本的信息抽象程度越高。

基於上述數據,結合語言特征標籤檢索,可以發現:1)無主被動在葛譯本中出現 1654 次,而在陳譯本中出現了多達 1931 次,表明了相較之下陳李凡平在翻譯時使用被動語態的頻率更高,使得譯本相較之下顯得更加正式、抽象。2)連詞標籤在葛譯本中出現 260 次,而在陳譯本中出現了多達 602 次,這表明陳譯本中通過連詞顯化的邏輯關係顯著多於葛譯本,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兩者間的語域變異現象,故而值得關注。

| 模型 | | 未標準化系數 | | 標準化系數 | t | p |
|---------|------|--------|-------|--------|--------|-------|
| | | B | 標準錯誤 | Beta | | |
| 葛浩文譯本 | | -0.252 | 0.080 | -3.141 | 0.003 | |
| | OSUB | 0.957 | 0.070 | 0.564 | 13.727 | 0.000 |
| | CONJ | 1.212 | 0.105 | 0.461 | 11.554 | 0.000 |
| | PASS | 1.222 | 0.133 | 0.384 | 9.214 | 0.000 |
| 陳李凡平譯本 | (常量) | -0.215 | 0.103 | | -2.081 | 0.045 |
| | OSUB | 0.975 | 0.050 | 0.765 | 19.641 | 0.000 |
| | CONJ | 0.947 | 0.071 | 0.517 | 13.341 | 0.000 |
| | PASS | 1.125 | 0.155 | 0.282 | 7.250 | 0.000 |
| 因變量: D5 | | | | | | |

表 5 維度 5 回歸分析系數表

五、結果與討論

通過對上述各個維度的數據提取以及回歸分析,研究發現:總體而言,《西夏咒》的葛譯本和陳譯本存在語域變異現象,分別歸屬於『虛構敘述』和『一般敘述』的文本類型;從各維度分數來看,陳譯本的文本信息性、抽象程度以及信息組織精密度都不同程度的高於葛譯本,而葛譯本表征出的敘事性特征比陳譯本更顯著。具體到各個語言特征,陳譯本中的名詞(除名物化及動名詞以外的名詞)、定語形容詞、被動語態以及連詞的使用頻次都不同程度的超過葛譯本,兩譯本間存在的差異較為顯著。由是觀之,《西夏咒》的兩組譯本間存在自上而下各個層面的差異,彰顯了葛浩文夫婦和陳李凡平在應對同一原文本時所表現出的不同的譯者風格。以下將結合原文本詳細分析兩譯者在翻譯雪漠作品各自表征出的譯者風格成因:

首先,本文通過批判地描述副文本因素,旨在發現翻譯的性質、譯者身份、原創性等譯者間可能存在的差異,進而了解翻譯文本的產生和接受機製(肖麗,2011:17)。回看葛浩文過往的訪談和講座記錄等延展性副文本,不難看出葛浩文一直明確主張以『讀者為中心』,而非『寧可犧牲譯文的流暢地道也要盡可能地緊貼原文』,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注重保持譯文的流暢性、可讀性,對部分內容或刪或改,避免讓英語讀者認為中國人的語言有種怪裏怪氣的味道(孟祥春,2014:74)。在翻譯《西夏咒》時,葛浩文夫婦同樣立足於『全球文學



生產』,以『再創作者』的身份,致力於幫助西方讀者流暢完整地閱讀小說的故事內容。關於譯者陳李凡平的外副文本極少,但仍可從其為《西夏咒》撰寫的譯者序跋中找到線索,推導其翻譯觀、翻譯策略的形成過程。在譯者序中,陳李凡平為讀者詳盡介紹了西夏王朝的歷史背景、作者雪漠的創作心路歷程、小說的基本內容,為西方讀者額外補充了中國社會、文化、歷史等相關信息,意在提高原本晦澀難懂內容的接受度。除此之外,陳李凡平(2023:xi)還明確表示翻譯過程中的困難之處在於歷史、文學、宗教內容(密宗佛教教義、當地習俗和信仰)以及西北當地的口頭俗語和宗教活動。面對以上挑戰,陳李凡平同雪漠討論並厘清了小說中的許多密宗佛教概念和方言術語,實地訪問了甘肅涼州以及小說中所提到的一些地點,希望能將《西夏咒》給予自身的感受原模原樣地傳達給目標讀者。綜上,葛浩文在翻譯時更側重於目標讀者的閱讀感受,陳李凡平則更重視源語文化的保留與傳播,因而對原作的背景等信息進行了詳盡的解釋。兩個譯者秉持的不同翻譯理念,也可以解釋維度 1 中所表征的葛譯本呈現出更強的交互性特征,而陳譯本則顯示出更強的信息性特征。

另外,葛譯本中並未使用腳註補充信息,保證了讀者閱讀的連貫性,使之獲得相對流暢的閱讀體驗,但也致使英語讀者失去了理解故事背後文化歷史內涵的機會。相反,陳譯本呈現出明顯的厚重翻譯痕跡,利用文內腳註的形式對大大小小的文化、宗教、歷史負載信息進行了大量的補充,將文本置於相對豐富的語言文化語境中。厚重翻譯作為譯者再闡釋的一種手段,不是增加翻譯文本的『厚度』,而是通過副文本的手段構建一個與原文互動的空間,讓讀者在譯文和原文語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更好地閱讀、理解和闡釋文本,最終達致對源語文化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徐賽穎,2020:232)。縱觀陳譯本全本,總計出現了多達 276 處腳註,將這些腳註文本單獨置入 MAT 軟件進行分析後,可得最接近的文本類型為『Learned Exposition』(學術說明型文本),這表明這些註釋呈現出強烈的說明性文本的特征,勢必也會對譯本的總體語言特征產生影響。下面試舉兩例說明兩譯本在文本厚重度上的差異:

例 1.

原文:你不是也在拜月嗎

一次次拜

一行行淚

真去那廣寒宮嗎

你不聽蘇軾已勸了千年

高處不勝寒呢(雪漠,2017:349)

葛浩文譯本:Aren't you praying to the moon too

Praying again and again

Tearing up over and over

Did you really go the Moon Palace?

Didn't you know Su Shi's caution?

A place that high is frighteningly cold. (Goldblatt, p. 477)

陳李凡平譯本:Are you not worshipping the moon as well?

One time after the other,

One row of tears after another.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visit the Palace of Pervading Cold?

Didn't you hear how Su Shih had advised for a thousand years?

That it is too cold up there! (Fan Pen Li Chen, 2023: 437)

此處作者雪漠以類似現代詩的形式引出原文的章節,無疑增添了敘事的趣味性,但如何使得外國讀者理解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對此兩位譯者在譯本中均體現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然而兩者在細節上仍略有差異。『廣寒宮』作為中國文化負載詞,在葛譯本中被泛化譯為『the Moon Palace』,但在陳譯本中則是直譯為『Palace of Pervading Cold』,保留了原文名詞的具體含義。除此之外,兩譯本雖均保留了『廣寒宮』『蘇軾』,但只有陳譯本對上述這兩個負載詞匯進行了細致的闡釋,利用腳註的形式進行了文本幹涉,為讀者補充了『嫦娥』『月宮』『水調歌頭』以及蘇軾的生卒年、身份和年代等隱含在文本背後的信息。可見,陳譯本更註重異質文化元素的傳遞,譯本的信息量較大,與上文的研究結果相一致;葛浩文則是一如既往地采用歸化策略,在尊重目標讀者審美習慣的基礎上,力求譯文的簡明性和可讀性,從而減輕讀者的閱讀負擔,使譯文更為貼近西方讀者的閱讀心理。

例 2.

原文:你能明白那降臨的夜嗎?那是張大網,世界是網中翻飛的魚兒;那是張血口,紅塵是流入口中的液體。(雪漠,2017:19)

葛浩文譯本:Can you imagine what that night was like? It's a huge net and the world is a fish flapping in it. It's a bloody maw and the mortal world is the liquid flowing into it. (Goldblatt, p. 25)

陳李凡平譯本:Can you imagine a falling night? It is a large net, the world being the jumping fish within. It is a mouth full of blood swallowing a fluid made of red dust. (Fan Pen Li Chen, 2023: 25)

在這一部分中,倘若讀者缺乏佛教相關的背景知識,會很大程度上阻礙其對原文的理解。對此,兩位譯者的應對策略亦有不同。『紅塵』在佛教中代指『人世間』,在葛譯本中譯為『the mortal world』,將復雜的概念大眾化、通俗化,直截了當地將漢語的深層含義提供給了讀者,但讀者也因此丟失了自己探索小說深層次精神內涵的樂趣。而在陳譯本中,陳李凡平完整地保留『紅塵』一詞,並以腳註的形式對『紅塵俗世』這一含義進行了補充說明。毫無疑問,這種適當地將宗教背景知識加入到註釋當中的翻譯方法增加了文本的厚重性,可能會成為讀者閱讀的額外負擔,但同時不可否認地再現了更為豐厚的文化語境,幫助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解。

除譯者間的翻譯側重點以及文本厚重度偏好的差異外,兩組譯者在語言表達習慣上同樣存在差別,具體體現在陳譯本對名詞、無主被動和連詞的明顯使用偏好上,以下試舉一例:

例 3.

原文:有個聲音卻說:『沒個放咒的,都睡成死豬,有啥好?』這話音很陌生,誰都尋,卻不知是誰說的。瓊望那鸚鵡,鸚鵡扭過頭,誰也不理。(雪漠,2017:273)

葛浩文譯本:“Without someone to cast a spell,” a voice said in reply, “everyone lives in a slumber like a dead pig.” It was an unfamiliar voice. Everyone looked for the source, but failed to locate the speaker. Qiong looked at the parrot, but it turned away, ignoring everyone. (Goldblatt, p. 374)

陳李凡平譯本:However, a voice was heard, “If no one places curses, everyone would sleep like dead hogs. What's so great about that?” This was not a familiar voice. They searched but couldn't tell who had said it. Jasper looked at the parrot, which turned its head and ignored everyone. (Fan Pen Li Chen, 2023: 342)



在上述例子中,陳李凡平將『卻』譯作『However』,顯化了上下文的邏輯關係,盡力使得句式結構能和原文保持一致;葛浩文則選擇將其刪去,考慮到了英文小說用語的規範,旨在提高英語讀者的閱讀感受。類似連詞顯化和隱去的例子不計其數,限於篇幅僅扼要取其一。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產生於母語譯者與非母語譯者在適應文化語境、調整譯本語言方面存在優劣之分。在翻譯面向目標文化的前提下,譯者由外語譯入母語是比較自然的順向翻譯,優於從母語譯入外語的逆向翻譯(張南峰,2015:90)。陳李凡平出生於中國臺灣,是典型的非英語母語譯者,先前譯作較少;相較之下,葛浩文作為美國知名漢學家,從事翻譯工作已有40余載,積累了不計其數的中國文學翻譯經驗,語言更為凝練自然。對待文學翻譯,葛浩文向來將『為讀者翻譯』的態度一以貫之,運用『連譯帶改』的歸化翻譯,其翻譯目的是為了讀者接受,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不通漢語的英語讀者能喜愛中國文學作品,滿足他們的期待與喜好(劉雲虹、許鈞,2015:14)。綜上,在《西夏咒》翻譯過程中,葛浩文更註重接收端的體驗,不拘泥於原文的形式,善用改譯、泛化、簡化邏輯關係等翻譯技巧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和『故事性』,使得原本高深莫測的宗教、歷史文化內容變得通俗化、易懂化;陳李凡平則註重還原小說的真實面貌,盡力使得譯文句子結構更加貼合原文,並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根據目標讀者文化圈中所缺失的信息,時時彌補因文化異質性帶來的認知偏差,將《西夏咒》中的語言文化的復雜性以及宗教內涵的深刻性忠實地展現給讀者。

五、結語

本文運用多維分析、逐步回歸等量化手段,揭示了《西夏咒》的兩部英譯本在語域特征上存在的顯著差異:1)葛譯本在敘述性、信息的具體性上更為典型,而文本的信息性表露不甚明顯,這使得文本整體呈現『虛構敘事』的語體特征,具體體現在譯者較少使用名詞、定語形容詞和連詞等,並且並不拘泥於原文,對小說中的邏輯關係詞或改或省。2)陳譯本表現出明顯的文本信息性以及較高的信息抽象程度,譯本表征出『一般敘事』的語體特征,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腳註對缺失信息進行了補充,這種增加文本厚重度的行為體現出譯者對信息如實、完整傳達的強烈訴求。上述差異與譯者的主體意識、翻譯的順逆向、翻譯價值追求等存在關聯。

兩個譯本截然不同的翻譯風格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文學對外輸出的兩種走向,即權衡目標文化的接受可能性和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自主性、主動性。兩種譯者風格給予我們一定啟示:既要避免一味迎合國外受眾,大刀闊斧地對譯文進行刪改加工,使之喪失深層次的文化內涵;也要註意跳脫出本國文化視野的限制,將文化傳播置於更廣闊的國際視域之下,而非過度強調自身的文化輸出的自主權。為此,本文希冀為文學翻譯提供借鑒,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發揮譯者主體性的同時,也應該在『自我需求』和『他者期待』之間達成巧妙的平衡,從而能夠更好地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

注釋

① 《西夏咒》葛浩文、林麗君英譯本目前尚未出版,寧波大學中國文學翻譯雪漠研究中心受雪漠先生授權,可作為內部研究使用。

參考文獻

- ① Baker Mona.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Target*, 12(2), 241-266.
- ② Biber Douglas. (2013). A typology of English texts. *Linguistics*, 51, 15-17.
- ③ Biber Douglas.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④ Cvrček Václav & Laubeová Zuzana & Lukeš David & Poukarová Petra & Řehořková Adéla & Zasina Adrian. (2023). Register differences and intra-register variation of elicited texts. *Register Studies*, (5): 143-170.
- ⑤ Fan Pen Li Chen. (2023). *Curses of the kingdom of Xixia*. Alba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⑥ Goldblatt Howard & Lin Sylvia Li-chun. *Curse of Xixia*. (未出版, 內部研究使用).
- ⑦ Laviosa Sara. (2004).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Where is it going? *Language Matters*, 35, 6-27.
- ⑧ Nini Andrea. (2015).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agger (Version 1.3)*. <http://sites.google.com/site/multidimensionaltagger>.
- ⑨ Thompson Paul & Hunston Susan & Murakami Akira & Vajn Dominik. (2017).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ext constellations,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2(2), 153-186.
- ⑩ 陳曉明:《文本如何自由:從文化到宗教——從雪漠的〈西夏咒〉談起》,《人文雜誌》,2011年第4期,頁90-97。
- ⑪ 韓紅建,蔣躍,袁小陸:《大數據時代的語料庫譯者風格研究》,《外語教學》,2019年第2期,頁88-93。
- ⑫ 黃立波:《語料庫譯者風格研究反思》,《外語教學》,2018年第1期,頁77-81。
- ⑬ 江進林,許家金:《基於語料庫的商務英語語域特征多維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2期,頁225-236+320。
- ⑭ 李德鳳,吳侃,李麗青:《語料庫文體學視域下的功能性譯者風格考察》,《外語與外語教學》,2024年第1期,頁70-82+148-149。
- ⑮ 李德俊:《基於語料庫的西方描述性翻譯研究:回顧與展望》,《中國翻譯》,2019年第6期,頁30-41+190。
- ⑯ 劉雲虹,許鈞:《文學翻譯模式與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關於葛浩文的翻譯》,《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頁6-17。
- ⑰ 劉澤權,王夢瑤:《多變量方法在文學風格考察中的應用——以〈老人與海〉為例》,《外語電化教學》,2017年第5期,頁61-67+92。
- ⑱ 孟祥春:《葛浩文論譯者——基於葛浩文講座與訪談的批評性闡釋》,《中國翻譯》,2014年第3期,頁72-77。
- ⑲ 潘璠:《多維度研究三十年發展綜述和方法詳介》,《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22年第1期,頁26-34。
- ⑳ 宋慶偉,匡華,吳建平:《國內語料庫翻譯學20年述評(1993—2012)》,《上海翻譯》,2013年第2期,頁25-29。
- ㉑ 施周安健,辛紅娟:《大易翻譯學視角下雪漠文學作品外譯與國際傳播剖析》,《人文與社科亞太學刊》,2025年第2期,頁45-51。
- ㉒ 王峰,劉雪芹:《融合 共生 互動——語料庫翻譯文體學理論參照體系》,《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頁105-109。
- ㉓ 武姜生:《語域變異的多維向分析模式簡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頁6-9。
- ㉔ 肖麗:《副文本之於翻譯研究的意義》,《上海翻譯》,2011年第4期,頁17-21。
- ㉕ 雪漠:《西夏咒》,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7年版。
- ㉖ 許家金:《語料庫翻譯研究遺珠》,《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頁1-10+160。
- ㉗ 徐賽穎:《『厚重翻譯』觀照下的亨克英譯〈傳習錄〉探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頁231-240。
- ㉘ 張丹丹,劉澤權:《葛浩文中國文學英譯風格新探——基於歷時、量化與文本細讀的視角》,《外語電化教學》,2019年第4期,頁25-32。
- ㉙ 張思傑:《從〈野狐嶺〉到〈羌村〉:雪漠的十年一路》,(2024-01-13), <http://t.y.net.cn/h5/34994615.html>。
- ㉚ 張南峰:《文化輸出與文化自省——從中國文學外推工作說起》,《中國翻譯》,2015年第4期,頁88-93。
- ㉛ 趙朝永:《基於語料庫的〈金瓶梅〉英文全譯本語域變異多維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2020年第2期,頁283-295+321。
- ㉜ 趙朝永:《譯者風格對比描寫的多維分析途徑》,《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3期,頁67-73+84。